

这不仅仅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生动的历史小说，
它更是一部如同武士刀般精密铸就的
饱含深意的艺术作品。

——《泰晤士报》（The Times）

净土

THE PURE LAND

Alan Spence

[英] 艾伦·思彭斯 / 著 吴昱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净土

THE PURE LAND

Alan Spence

〔英〕艾伦·思彭斯 / 著 吴昱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净土 / (英)思彭斯著; 吴昱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133-0269-2

I. ①净... II. ①思...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4346 号

The Pure Land

by Alan Spence

copyright © Alan Spence, 2006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New Star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净土

(英)艾伦·思彭斯 / 著 吴昱 / 译

责任编辑: 李梓若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巍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一版 201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269-2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无形之门	1
第二章	已知世界	9
第三章	空室君	32
第四章	丝绸与茶叶	49
第五章	炼金术	72
第六章	浪人	104
第七章	夜行	129
第八章	鹿儿岛之花	146
第九章	辉煌似火	174
第十章	老唐桥	215
第十一章	藩主	236
第十二章	明治	261
第十三章	真希	282
第十四章	辣姜与炸药	315
第十五章	色即是空	339
第十六章	晴朗的一天	342
第十七章	净土	347

第一章 无形之门

长崎,1945 年

如果不是富三郎自己亲眼所见,他绝不会相信这个情景。一切就这样恐怖地终结了、毁灭了、荡然无存了。一声爆炸就把半个城市都摧毁了,顷刻之间万物都化成了瓦砾和尘埃。他的房子坐落在南山手,俯视着海湾。这里远离爆炸中心,被山坡挡住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使它免遭毁灭。

他当时正坐在书桌前,看着花园里的那棵松树——这所房子因它而得名“孤松居”。这棵树早于这所房子,在他父亲为这所房子选址、奠基之前,它就已经在这儿了。这所房子是山坡上的第一栋西式房子,是用石头修建的。如果它是用木头和纸建造的话,在这灼人的热风中怕是已经烧成灰烬了吧。

他当时正全神贯注地凝望着那棵松树,试图清除头脑中的一切念想。什么都不想。或者说念空。虚空。花园中的松树。一星期前,他曾经翻开《金刚经》,试图从中寻找人生的意义。顿悟而无定法。诗人芭蕉^[1]曾这样写道:渴若松。学会怎样渴望。近来,一切

[1] 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江戸时代前期著名的俳句诗人,有“俳圣”之称。——译注

都令他感到世事的短暂无常。他是个老人了。宪兵队——那些并不秘密的警察——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审讯他。鉴于他的出身，他们认定他是个间谍。夹在两个世界中生存——这就是他的命，他的因缘。既非此又非彼。既非鱼又非禽。现在美国人要来了。是他们制造了这种恐怖。一切都无望了。

一道白光在天空中闪过，顷刻间，天地被照得比正午时分还要雪亮。他闭上眼睛，视网膜上留下了那棵松树的影像。然后，一声巨大无比的轰鸣响彻天地，刺人耳膜。他捂住耳朵，整栋房子都在颤动，所有的玻璃都碎了，热风一拥而入，万物莫挡。

头脑中一片空白，他好像梦游一样地站起身，抖掉衣服上的玻璃碎片和碎渣。头脑中一片空白，他用手掸了掸袖子，只是当鲜血从他手指和掌心里的多处裂口中涌出时才感觉到刺痛。

头脑中一片空白，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屋外，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何等重大事。天色突然间暗淡下来，像一个冬日的午后似的，风却依然灼热。一座燃烧的建筑上冒出来的烟散尽了，他朝城里望去，但城市已经不复存在。北面的一切都被抹掉了，所有的地标都被夷为平地了。除去这儿那儿偶尔可见的工厂的烟囱和仓库的骷髅般的框架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站立着的东西了。到处都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火在燃烧着、闪烁着，它们散发出来的烟雾汇入头顶上的灰色烟幕之中。

头脑中一片空白，他像梦游一样朝着大劫难的方向走去，一步一步、费力而迟缓地穿过坑坑洼洼、瓦砾遍布的地面。他的牙在疼、背在疼、膝盖在疼。有些玻璃碎片落在了他的头发上，割破了他的头皮。但这些完全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跟周围和眼前的情形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眼前的情景实在令人无法想象。这不可能是真的。但它又确实确实是真的。

前面的一个神社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它那朱红色的鸟居门却奇迹般地岿然屹立着。它成了一座空门。他从门下穿过。

顿悟而无定法。他麻木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一匹马被它拉着的马车压在底下。

两个年轻人跪倒在地，已经死了，他们的腿和电线绕在一起。

一个铁制长凳上坐着三个烧焦了的尸体，那儿曾经是一个公共汽车站。

邮局不在了。卖焚香的店铺不在了。娱乐区不在了。他最喜欢的那家茶馆也不在了。

他越往前走，情形变得越糟。

路上散落着尸体和尸体的碎片，有依然困在烧毁的汽车里的，也有漂在港湾中的，海水变成了铁锈红色。

一堵白墙上留下了一个男人的廓形，那人已经不在，他在瞬息之间就化作了灰烬。一个年轻的母亲依然活着，她把她的婴儿抱在胸前，她的脸和胳膊以及婴儿的头都烧黑了，只有她的胸脯没有烧到，仍然是白色的。大家都在拼命挣扎着要活下去，即使是在地狱里。

人们爬过废墟，有烧伤的、有瞎了眼的，他们衣衫褴褛，他们哭喊着要水。像是在耍弄他们似的，天上开始下起脏兮兮的雨。

一座雕塑伫立在一片空地的中央。不，那不是雕塑，而是一个和尚已经烧焦了的尸体，还保留着打坐的姿势，他接受了这个命运，直到生命的最后。顿悟。

富三郎的头脑中一片空白，他的心已经死了。可能他自己也已经在那场大爆炸中丧生了，现在化作了一个游离于体外的幽灵，注定要在死人之间徘徊、在饿鬼之中流浪。他试图想起几句祷词，可就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然后他意识到自己的脸也烧伤了，泪水流过的地方感到一阵刺痛。他漠然地看着几滴眼泪滴下去，在他脚上的尘土中变成几粒灰色的小球。他转过身，顺着来路往回走。

*

这一切是多久前发生的事？几天的时间感觉起来像是几年。玻璃窗炸碎后，孤松居的窗户洞开。他把碎玻璃扫成一堆，又把散落在

地上的书页都捡了起来。他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没有地方去买食物，也没有食物可卖。他一天一天地活了下来，靠着一点煮熟的米饭和几根腌黄瓜。这点食物就够了。他的胃口不大。偶尔，他允许自己喝上一口苏格兰威士忌，那是他特地为紧急状态存起来的一瓶酒。紧急状态！多具有讽刺意味啊。

很难得到关于时局的可靠消息。他的无线电收音机几乎收不到什么信号，只有一片噼里啪啦的静电噪音。他的门前有时会有邻居经过，他们对他的问询总是爱答不理的。他是半个西方人，所以他也有罪过。宪兵队不是还传讯过他吗？

无火不起烟嘛。

不管怎么说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确切的消息传来。他们能听到的只有宣传及谣言。现在更糟了。长崎爆炸之后又有了一个广岛爆炸。看来还会有更多的爆炸。

美国人还会炸京都，然后炸东京，除非天皇投降。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天皇是白璧无瑕、神圣不可侵犯的。全国上下都准备着收听来自皇宫的讲演，号召亿万民众荣誉赴死，亦即集体自杀。这真是一种轰轰烈烈的疯狂。他觉得眼泪又涌上来，模糊了他的视线。松树在摇摆着。热风和毒雨让它变得枯萎了，叶子也全落光了。它站在那儿，和灰色的天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又出过一次门，想去城里，可最后又无望地转了回来。成千上万的人都被送到——或者说自己挣扎着来到——临时的医疗救护中心米芝站。可只有几百人得到了救治，从而有望幸存下去。剩下的人要么已死，要么将死。

我以前从来不相信死亡竟使如此众多的人失去生命。

他在很久之前——或许是上辈子吧——曾经读到过这句话。那是在但丁的《地狱》里。

如此众多。

他再次捧读他的那本《金刚经》，以求指导和光明，以图理解现实。他读的那句经文是：色即是空。

信号并不清晰,可供电量一定是突然间增大了,信号的清晰度刚好能使这条讯息传递出来。天皇本人正在向国民发表演讲,他的声音听起来庄重却虚弱。投降是完全的和无条件的。他将不再被当做神,而只是象征着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他将不再拥有政治权力。因而政府将由民选的议会主持。军队及全国民众要放下武器。日本将永远放弃战争、不再拥有军队。

天皇讲完后,收音机里响起了肃穆的国歌,之后电波就陷入了沉默。富三郎双膝跪倒,把脸埋在双手中,就这样待了良久。

最后他自己站了起来,坐到他的书桌前。他觉得胃里一阵翻腾,关节咯吱作响,骨头阵阵作痛。但他的头脑是清楚的。他们早晚会来找他的。来人也许是宪兵队的,来进行激烈的报复。也许是美国人,要他予以配合,帮他们接管政权。对他来说,两者没什么区别。

文明终结了。野蛮人已经到了家门口了。

他在面前的书桌上放了一把插在鞘内的协指剑,那是一种武士用的短刀,是他父亲生前珍爱的物件。书桌的抽屉里放着他父亲的手枪,上了膛的。

房间里挂着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爱妻和歌的肖像,他之前已经把镜框上的碎玻璃都抖落下去了。他庆幸她没有活到现在,没有目睹到这一切。他把这两个镜框都放在书桌上,面对着他自己。他父亲的眼神显得有些严厉,和歌的眼神则显得温柔而忧伤。她过世已经有两年了,但就好像没有多久似的,尽管失去了她的日子过得特别缓慢。怎么会是这样呢?生命是短暂的,日子却是漫长的。

除了这两幅肖像外,他还有几件小东西——是他从童年起一直保存至今的,那是他父亲送给他做吉祥物的:其中有一个曾经作为货币使用的竹筹、一个墨西哥银元、一个用白纸叠成的蝴蝶。他父亲在功成名就后还保存着这些小玩意儿来提醒自己是如何起家的,后来就把它们送给他留作纪念。

富三郎的书桌上有个可以开启的半圆形拉盖,是用一把小铜钥匙锁起来的。他把它拉开,从里面拿出一个用布包着的包裹。他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裹,用手捧起那本汇集了他毕生心血的书——他花了二十年才修著出来的作品:一本带图解的长崎海域海洋生物指南。他请了当地的画师,要他们以最细腻的笔触画出该海域内所有的鱼、鲸鱼和贝类。开始时画师们不理解他的意思。他们是日本人,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要捕捉动物的本质和生命的一刹那,然后用寥寥几笔描绘出鱼和鸟的动感。他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解释自己的意图,给他们看从美国带来的绘画——符合解剖学原理的绘画,连鱼身上的鱼鳞数目都丝毫不差。最后他们终于画出了令他满意的插图,总共有八百多张,张张都既准确无误,又栩栩如生。这本书是精确和美丽的结晶。虽然跟他父亲的成就无法相提并论,但他却觉得它自有它的重要性。

他翻着书页,感受着手工纸的质感,他意识到他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修著这本书的时候——在他一笔一画地书写图注的时候。他凝视着那些插图直到窗户上透进来的光线开始暗淡起来。然后他合上书,又把它包上,放回原处锁起来,再把那把铜钥匙放进他的西装背心的口袋里。

他拉开抽屉,拿出那把手枪,在手里掂了掂,又把它放了回去。他拿起那把剑,开始缓慢地往外抽,听到外面有动静,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那是碎玻璃片踩在脚下的声音和朝着他的门口走过来的沉重的脚步声。

*

两个美国兵端着枪穿过毁坏的花园、绕过废墟和碎片寻路走来。上峰指示他们要格外小心,说他们有可能遇到小股的抵抗,房屋有可能设了引爆机关。但想要静悄悄地穿过遍地都是碎玻璃和破瓦片的废墟根本就不可能。

这所房子看起来毁坏得并不那么严重。房子够大,造得也够结

实。地理位置优越，可以俯视海湾。说不定他们可以把它征来用作大本营。房子里面没有动静，房主可能已经逃跑了，又或许他们在炸弹落下的当儿刚好站错了地方，已经灰飞烟灭了。果真如此的话，事情倒也简单了。

上士朝下士做了个手势，让他试着开门。门是锁着的，开不开。他们可以从洞开的窗口进去，可费那事干吗？他们数着一、二、三，然后强行进入，砸了锁，劈了门，再一脚把门踹开，端着枪冲进室内。

富三郎转过身来，正好和他们打了个照面。

“别害怕，老家伙，”下士说道，“别尿了裤子！”

“把那把猎刀放下！”上士说。

富三郎把短剑插回剑鞘，又把它放回桌上。然后他向两个来人鞠了一躬，用他那清晰而高雅的口音发话了。

“早安，先生们。很抱歉我没有东西可以招待你们。”

“老天爷！”下士说道，“你这是在哪儿学会讲这种话的？”

“从我父亲那儿，”富三郎说着朝那张装在镜框里的肖像点了一下头。

“真的！你是个混血儿？”

富三郎的身子缩了一下，点了点头。“我父亲是苏格兰人。”

上士放低了枪筒，拿起那幅肖像照。“长得挺帅的啊。”他说。

“是的，”富三郎说道，“这张照片是在他年纪很大的时候照的。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现在一样老了。”

他父亲在这张照片中显得威武端庄。他的白发和胡子都梳理得一丝不乱。他戴着白色的领带，衬着上浆的硬领子，一枚奖章别在他的双排扣礼服的胸前。

“他一定是个人物呢。”上士说。

“没错，”富三郎回答，“他是个人物。”

他指了指壁炉台上的另一张照片。“那张是他年轻时照的，他那时大概十九、二十岁的样子。”

那张照片是上过颜色的，颜料在边缘处已经退色了。背景的地点不明，只有一幢低矮的建筑，还有大海。照片是全身照——一个年

轻人双手插腰，头上戴了一顶时髦的水手帽，他神气十足地摆好了姿势，自信地凝望着远方，就像是在将近一个世纪前，凝望着另一个时间、另一个世界里的自己一样。

第二章 已知世界

阿伯丁,1858 年

四处都弥漫着灰色。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夏日里,从北海上飘来的海雾依然紧紧包裹着此地,弄得什么东西都湿嗒嗒的。格拉夫笔直地站在海墙上,凝望着迷雾——他看不到海也看不到天,只看到一层层深浅不一的灰色。他想起老牧师在幽暗的教堂里的慷慨陈词。那时地上一片混沌和空虚。那情景就跟眼前一样吧。冷雾像毛毛雨一样打湿了他的全身,把他的领口弄得湿漉漉的。雾气在他的头发和睫毛上汇成了水珠。他眨了眨眼,视线在一瞬间变得模糊起来。他用手搓了搓脸,又舔了舔嘴唇,他尝到了海盐的味道。一艘船的汽笛在不远处发出低声的哀鸣。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海鸥没完没了地聒噪着。远方还有另外的世界。教堂的钟声开始敲响,到整点了。

“糟糕!”

他从海墙上跳下来,在湿漉漉的鹅卵石上滑了一下。

“他妈的。”

但他还是保持住平衡,站稳了身子,然后奋力奔跑起来,他跑过了码头,跑上了大路,在第二声钟声响起时转上了玛丽莎尔街,差一

点就和两个正要去复地斐提^{〔1〕}加工水产品的年轻姑娘撞个满怀。两个姑娘的脸和胳膊都红了。那是热血形成的红晕。她们的身上散发着一股鱼腥味。可当她们朝他调情似的笑笑时，他还是做出了回应。他向她们做了一个脱帽的动作——尽管他并没戴帽子，引得两个姑娘大笑起来。

钟敲到第四下时，两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的书本散落在脚下。两人正用木棍当剑，彼此砍杀，要拼个你死我活呢。

“哈！”

两个小男孩被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自己的“剑”，他从中间穿了过去，边走边做出向他俩各捅一刀的动作。

钟敲到第七下时，他已经跨上了通向办公室的老旧的石台阶。门前挂的牌子上写着：詹姆斯·乔治/船舶经纪人。钟敲到第八下时，他已经带着一身室外的凉气冲到办公桌前了。等到他一屁股坐下时，办公室内的挂钟——它比教堂的大钟慢半拍——刚好敲完了最后一下。

办公室里一个叫做罗伯逊的年轻雇员从报纸里抬起头。

“汤姆，正好赶上点！”

“精确到秒！”格拉夫说。

等喘匀了气后，他伸直了双腿，把双手枕在脑后。

“这种天儿也叫夏天？”他说着，眼睛透过办公室内的高窗瞧了瞧外面的灰色。

罗伯逊顺着他的眼光望出去。

“这种天儿就叫阿伯丁！”

格拉夫把指关节捏得啪啪地响了几下，用笔尖往墨水池里蘸了蘸，开始处理他桌上的一沓公文。

到十点钟左右时，太阳已经开始消蚀海雾了。他起身走到窗前，朝外看去。外面花岗岩的楼房开始显现出来，高高低低地从雾气中

〔1〕 是苏格兰阿伯丁郡著名的渔村。——译注

探出头来。

这座城真是坚如磐石啊。

沿着街道朝另一个方向望去，他可以看见停泊在港湾里的船的桅杆，海鸥在桅杆顶上盘旋着。

“这些货物的账单你处理过了吗，格拉夫先生？”

他没听见老乔治进屋的动静。那声音是轻轻地、干巴巴地。还伴随着翻动一沓羊皮纸的哗哗声。

格拉夫回过头来。

“噢，先生，它们还在我的桌子上。”

“唔，格拉夫先生，如果它们是在我的桌上就好了。”

乔治转身走了。格拉夫拿起那沓公文，正好遇上了罗伯逊的眼光，他惟妙惟肖地模仿了一下老乔治那张干李子一样的脸。

*

酒馆里弥漫着黄色的雾霭，空气憋闷而污浊，带着点儿尼古丁的颜色，散发着浓重的烟草味。

格拉夫稳稳地举着两杯啤酒，用肩膀开道，穿过挤满了酒鬼的烟雾缭绕的店堂，从吧台那边往自己的桌边挪动。

罗伯逊的声音盖过了周围的噪声，大声地朝他吆喝。

“格拉夫先生，如果那杯啤酒是在我的桌子上就好了！”

“罗伯逊先生，等一下这杯酒就到你他妈的头上了！”

他放下两杯酒，舔了舔洒在手指头上的一点儿啤酒，顺着长凳挪了进来。

“祝你健康！”罗伯逊抿了一口。

“谢了。”格拉夫喝下一大口，又用手背抹了一把嘴角处的泡沫。

“那个阴沉沉的老混蛋，”罗伯逊说，“我是指老乔治。”

“又阴森又古板的，”格拉夫说，“嘴长得就像猫屁眼儿似的。”

罗伯逊差点被一口酒呛住，嘴里的酒都喷了出来。等他缓过气来，就说：“真让人想不通，他怎么就能生出个像安妮那样的天仙呢。”

“我想，就像平常人一样生出来的吧，”格拉夫说，“说实话，有些事我情愿不去想象！”

他又喝下去一大口，一个礼拜以来他这是第一次感觉放松下来。

“哥们儿，感谢上天咱们还有个礼拜六的晚上。”

“你觉得这是上天的意思？”

“可不？”格拉夫说，“汝等要劳作六天，礼拜六晚上汝等可以一醉方休。”

“对这话我得说句‘阿门’！”

等喝到第四杯时，格拉夫感到全身上下涌动着一股快感。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它使一切都沐浴着一层温暖和善的光辉。是的。没错。生活真美好。他仰首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呢？”罗伯逊问。

“什么也没笑，”格拉夫回答，“什么都好笑！”

罗伯逊多喝了两杯时喜欢吟诵彭斯^[1]的诗句。今晚，他吟的是《塔姆·奥珊特》：

我们在席间把盏畅饮，
直喝得头脑发呆、喜不自禁。

小酒馆就像会出汗发臭似的，水珠在低矮的天花板上凝聚起来，再滴落下来。酒馆在巨大的涌浪上颠簸摇摆着。到打烊时分，客人们被扫地出门。他们从酒馆里出来，连吸了几大口新鲜空气。清凉的空气像是给他们的狂欢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痛快！”

天空呈现出一种宝蓝色，这已经是最接近全黑的状态了。微暗之夜。白夜。

他们和几个熟人——几个跟他们一样的年轻雇员——凑在了一起。一群人高腔亮嗓、大摇大摆地沿着码头边上的一条黢黑的小巷子走下去，靴子啪嗒啪嗒地敲击着鹅卵石的路面。

[1] 罗伯特·彭斯(1759—1796)，是著名的苏格兰民族诗人。——译注

格拉夫突然停下脚步。他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他仔细斟酌了一下字句。

“我得排泄。”他说。

然后，他又为自己讲的话听来过于一本正经而笑了起来。其他人继续往前走去。他则解开纽扣，朝着一面阴冷的墙壁撒了一泡尿。释放的感觉真爽。太舒服了。

他转过身来，抖掉几滴余尿，喘了一口气，突然意识到有人正在看着他。

她已经从阴影中走了出来，站在半明半暗的煤气灯下，那煤气灯的灯罩已经损坏了，灯芯摇曳着发出诡异的微光。她的一头红发松散地盘在头顶上，上衣半敞着，裸露出脖子和肩膀。她半捉弄半挑逗地也斜着眼睛看着他。她在她的目光审视下感到有点羞涩和窘迫；像是一个脱得赤条条的小男孩似的。可她还继续那么瞧着他，那种眼光让他忽然雄性勃发起来。这种感觉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用不着感到自惭。

那女人两手插在腰上，脑袋往后晃了晃。

“想找点事做吗，大家伙？”

还没等他回答，另一个身影从她身后的黑暗中闪了出来，这是个骨瘦如柴的男人，他用干瘦的胳膊一把揽住那女人的腰，把她朝自己的方向拖过去，又把鼻子探进女人的脖子里，在她的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她尖声地笑了起来。男人恶狠狠地盯着格拉夫，朝他啐了一口。

那女人带点儿遗憾地瞟了格拉夫一眼，好像在说“也许下次吧”。他们就又消失在黑暗里了，只剩下格拉夫一个人满怀渴望地留在那儿，傻傻地，软软地。

“老天爷！”一个声音叫道，“快把那玩意儿收起来！你想找死啊！”

罗伯逊正好转回来看看他为什么还没跟上来。

“汤姆，跟午夜女郎搭上了？”

“算不上‘搭上’了，”格拉夫说，“只是调情而已。算是调戏吧。”